



## 科幻文学 烛照成都现代化建设

◎李燕

厚重的历史维度，让科幻文学烛照现实，照见成都现代化建设的脉络。

科幻作家是成都现代化建设的“观察者”，也是“参与者”。他们以创作为媒介，反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都场景和独特的文学样本。从《像苹果一样的思考》到《宿主》，程婧波验证了科幻文学正逐渐成为连接科技梦想与国家发展、现代化建设场景的重要桥梁。伯百川的网络小说《明天不上班》涉及成都天府广场等地标场景，以荒诞现实的科幻手法展现都市职场生活。还有《五花马千金裘》等作品，构建起异世界冒险的叙事场景，探讨现代城市人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。

而贾煜的最新科幻作品集《破茧》收录了《嬗变》《冬眠》等作品，延续了“成都叙事”特色，将天府软件园创业生态、超算中心等本土科技地标转化为故事场景，使未来想象扎根城市发展的创新土壤。一场与现代化建设的深度互动，在置身成都式场景的科幻文学创作中进行。

新时期的历史节点上，科幻作家们展现出有关成都现代化建设的清晰创作规划和发展建议。70%的受访作家都有针对“成都现代化建设”的选题创作计划。伯百川计划创作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背景的现实悬疑小说，聚焦程序员的伦理困境与技术迷局。他建议设立专项创作扶持计划，推动更多作家书写成都现代化建设题材。李凌燕规划了一部将低空经济和智能机器人融入成都的未来故事，她建议加大对本土题材与现代化建设的科技融合创作的支持力度，同时鼓励作家与科研机构、社区街道开展跨界下沉合作。

贾煜准备继续创作反映成都高新科技发展的科幻小说。她提出科技赋能、深挖当代、空间织补、全球对话四大策略。作家、《青年作家》杂志副主编卢一萍建议，在深挖成都历史的同时，引导作家聚焦现代城市建设。从程婧波的寰宇连接到何大江的历史重构，从贾煜的地质科幻到伯百川的现实悬疑，这些多元化的创作实践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发展轨迹，也为理解现代化提供了独特视角和丰富的文学表达。

随着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成都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的实施，作家们将以更加自觉的创作意识，继续深化对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体察，为世界呈现更加立体、生动的成都形象。一批谱写新时代成都现代化建设的优秀科幻文学作品正在涌现。

## 交口“支棱”起来了

◎王文霞

今年过年，山西省交口县比往年更添几分热闹。街头灯火璀璨，夜空烟花绚烂，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处处洋溢着久违的年味儿。

年味儿，早已刻在国人的血脉之中，是中华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百姓辞旧迎新、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期盼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人人心中都满是憧憬，期盼来年丰收顺遂、好运常伴。这些温暖美好的心愿汇聚在一起，如同破土欲出的种子，炽热而充满生机。不少人感慨，近几年高速路通车后，县城人气渐散、街头冷清，久而久之，连回乡的游子也只剩下对亲人的牵挂，少了几分对故土的留恋。

如今的交口，街巷整洁有序，东环路焕然一新，曾经备受诟病的丰泰巷变得通畅舒适，沿街商户规范有序。这份浓郁的烟火气，让人既惊喜又动容。人还是故人，店还是老店，县城却在内外之间实现了华丽蜕变。

许多亲历变化的干部群众、返乡学子与企业家，都由衷赞叹交口的巨大变化。

大家深知，这份蝶变非一日之功。即便资金有限，各部门仍全力保障春节氛围，彩灯高悬、福袋点缀，为家乡营造浓浓的年味儿。火树银花照亮夜空，南山护坡的林木披上流光，航拍视角下的县城，在夜色中热烈而温柔，这般盛景与心意，足以温暖每一个交口人。

元宵转九曲活动盛大启幕后，上万群众齐聚广场，男女老少共赴民俗之约，祈福平安顺遂。人潮涌动间，民心振奋，小吃摊生意红火，自媒体平台好评如潮，大家纷纷赞叹：交口终于“支棱”起来了，这才是家乡该有的年味儿！

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明交融的时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，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
街头秧歌、元宵盛会、转九曲祈福，看着群众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再看看坚守岗位、守护群众平安的公安干警与消防救援人员，“万家团圆、国泰民安”不再是抽象的文字，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与心安。

# 大型曲艺音诗画《伊莎白》：曲韵织就的生命史诗

◎冯静

在伊莎白·柯鲁克诞辰110周年前后，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她的出生地四川成都举行，缅怀这位杰出的教育家、人类学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“友谊勋章”获得者。近日，由中国曲艺家协会、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，《曲艺》杂志社、重庆市曲艺团、四川省曲艺家协会等联合承办的原创大型曲艺音乐诗画《伊莎白》引发关注。

1915年，伊莎白·柯鲁克出生于四川成都，1938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，她选择回到正全面抗战、硝烟弥漫的中国，开始人类学田野调查。在此期间，她遇到了相伴一生的爱人大卫·柯鲁克。2019年，104岁的伊莎白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——“友谊勋章”。颁奖词指出，她是“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，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，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”。2023年，伊莎白走完了她108年的人生旅程。

### 叙事重构

#### 在时空对话中锚定生命坐标

当多数人物传记题材作品仍困于时间的线性叙述窠臼时，《伊莎白》以“双向对进”的叙事架构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突破。作品从伊莎白“出生100天”的啼哭与“人生100岁”的岁月回望两个端点出发，让童年的懵懂天真与暮年的深沉回望在时空隧道中相向而行，最终在1949年天安门广场的晨光中完成宿命般的交汇。

这种结构将人物的一生完整且不平淡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，个体的生命轨迹始终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同频共振，将人的生命价值上升到新的高度。同时整个作品用四个部分完成了伊莎白一生情感的递进，展现出了伊莎白各个时期不同的形象。

“生在中国”以四川清音的婉转铺展出伊莎白童年的市井温情，“爱在中国”用湖北大鼓的铿锵刻画出伊莎白在战火中的艰难抉择，“心在中国”借陕北说书的高亢诠释了伊莎白对信仰的坚守，“留在中国”则凭苏州评弹细腻地诉说伊莎白的教育情怀，每个篇章都是对“用一生爱中国”内核的具象化诠释，将1938年归国抗敌、1947年记录土改、1948年创办外事学校等关键抉择，编织成跨越百年的情感锦缎，使崇高理想通过具体人生选择自然流淌，伊莎白的伟大形象也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。

### 艺术破壁

#### 传统曲艺的现代化突围

《伊莎白》巧妙地将说、唱、音、画多种舞台表现形式融合在一起，四川清音、金钱板、扬琴等12种曲艺形式有机融合，传统与现代音乐互相交织，现代技术的舞台加持，精彩演绎了伊莎白一生的轨迹。

首先是曲种的地域叙事功能被发挥到极致，主创团队摒弃“为曲而曲”的思维，而是遵循“因事择曲”的创作原则；四川扬琴的清丽对应成都童年记忆，京韵大鼓的醇厚匹配天安门观礼的家国情怀，单弦的俏皮点缀革命岁月的温情瞬间，十余种曲艺形式不再是孤立的艺术片段，而成为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，当湖北大鼓的豪迈与延安说书的苍劲在舞台上交替响起，实则是伊莎白人生轨迹的听觉化呈现。其次，传统与现代的交响融合重构了曲艺的审美边界，中国电影乐团的交响乐不再是简单伴奏，而是与曲艺唱腔形成“复调对话”——当京韵大鼓的拖腔与交响弦乐交织，个体情感与时代洪流的共鸣瞬间被放大。最后，AI等现代技术的嵌入，使得历史影像与纱幕投影的回忆片段虚实相生，解决了百年人生叙事的时空转换难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表演阵容也赋予了作品时代温度。18位“牡丹奖”得主保证了艺术水准，演出精彩生动。而主持人杨澜的讲述更是情感的纽带，作为伊莎白的学生，她的解说将个人记忆注入作品的历史叙述中，使宏大叙事始终贴着人性温度，这种专业与真情的碰撞，更能成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

### 精神传递

#### 跨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共鸣

伊莎白拥有多重身份，她是加拿大人，是人类学家、教育家，更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，她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写下的土改笔记，是对人类公平的追求；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课堂上的坚守，是对教育初心的践行；她与大卫·柯鲁克的跨国婚姻，是对和平理想的共同守护，这些具体叙事，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宏大命题转化为个体的生命实践。

《伊莎白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，以伊莎白的视角，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，以及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持，表达了中国人民时刻铭记过去，勇敢开创未来的精神品质。

除此之外，《伊莎白》更是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对话，它证明传统曲艺不仅能讲述中国故事，更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——当外国友人的一生通过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呈现，“友谊勋章”背后的情感重量便有了可触摸的载体。这种“以艺通心”的创作路径，为重大主题文艺创作提供了珍贵范本，这既让观众读懂了友谊的力量，也为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国的“曲艺”视角。

《伊莎白》用曲艺的曲韵织就了一部跨越世纪的生命史诗，它不仅让我们读懂了一位国际友人的中国情缘，更见证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生命力——当曲艺的乡音与时代的旋律相遇，便能奏响跨越国界的精神回响。

## 人勤春来早

李昊天摄

## 马年说马

◎王鹏

转眼又到马年，窗花对联上，骏马图案显得格外精神——或昂首嘶鸣，或四蹄生风。人们互相道贺，也总少不了“马到成功”之类的吉祥话。

马，在我们的年节里，已经成为一种瑞兆、一种符号。这符号，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中奔跑而来的。

小时候，听读书人讲秦始皇统一六国，靠的是战车千乘，铁骑如云。想象中，黄土漫天，最震撼人心的，就是如雷的马蹄声。马，便是国力与威武的象征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卫青、霍去病北击匈奴，驰骋万里，所依仗的，便是能追风逐电的汗血宝马。汉武帝为这宝马，不惜遣使西域，甚至发动战争。马背上驮着的，不仅是一个战士，更是一个帝国开疆拓土的雄心。

丝绸之路悠远的驼铃深处，最初踏出道路的，也是坚韧的马蹄。它从历史的硝烟与尘土中走来，骨子里便带着一份开拓的勇毅与征途的苍茫。

这份勇毅，随手一翻诗卷，便能看见它的身影。它是《诗经》里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的肃穆；是项羽垓下“时不利兮骓不逝”的悲慨；是曹孟德笔下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不屈；也是杜甫眼中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的豪迈。

诗人爱马，爱的不仅是其形貌的俊朗，更是其精神的腾跃。它是一种意象，承载了志士的抱负、壮士的悲欢与文人的情怀。

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快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急迫，乃至“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苍凉，一匹马的姿态，勾勒出了人生的百般滋味。

《易经》里说“乾为马”，赞美的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宇宙律动。这时的马，已从沙场、从田埂、从驿道上升华出来，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指引，教人进取，催人奋发。

如今，时代的车轮飞驰，马达的轰鸣早已替

代了嘶鸣与蹄声，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渐渐淡出。我们不再依靠它传递书信，征战沙场。这是文明的进步，无可指摘。但马在人们语言与精神世界里的地位，从不曾褪色。我们依然祝愿别人“一马当先”，鼓励自己“快马加鞭”，形容做事顺利叫“马到成功”，赞叹别人精力旺盛称“龙马精神”。与马相关的词汇，沉淀了千百年的祝福与期待，依然活跃在我们唇齿之间。

这或许是因为，马所代表的特质——勇猛、奋进、忠诚、耐力、超越——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向往。无论科技如何发达，我们内心对于“奔跑”的渴望，对于“致远”的追求，对于“精神抖擞”状态的羡慕，是不会改变的。

马蹄声声，从历史跑到今天，从现实跑入传说，最终跑进我们心中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，生命最好的状态，或许就是——目光向前，四蹄踏地，带着一股不张扬却也不停歇的劲儿，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，稳健地、全力地奔跑下去。